

## 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审美表达

◎张锦胎

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是中华文化、东方文明宝库中极重要的部分,各民族的一代代最早接受的思想熏陶和情感陶冶,就来自民族儿童文学。民族儿童文学,寄寓着各民族长辈们对新一代人的热切期盼和殷切希冀,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文化精神自然地深藏其中。在历史前行、时代发展中,民族儿童文学就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独特积淀和独特符号,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光大中,这一积淀更为厚重,这一符号更美妙。

而在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中,民族儿童小说,以其曲折感人的情节、优美动听的语句,受到格外的欢迎,更因其对不同年代民族儿童生存状态、生活状况的深切审视和深刻把握,对不同时期民族地区社会变革、时代变迁的真切反映和真实折射,而具有恒久的深远的艺术生命力。民族儿童小说的单行本和合集时有出版。这对于推动、促进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对于充实、兴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文本、艺术,具有无可替代的开拓意义和美学意义。

当前,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使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使各民族文化自信持续增强,少数民族作家就以更加开阔、开放的视野思考民族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自觉地使现代性灌注于民族性之中。

可以看到,他们脚踏民族大地,努力勘探属于本民族儿童的文学世界,并向民族文化传统深层复归,重新发掘民族儿童小说自身的魅力内涵,在题材提炼、人物刻画、文本形式、美感神韵等方面体现出不同于以往民族儿童小说创作的新品格,又共同呈现出中华各民族儿童各自成长的殊异的文学景观。一系列精品佳作的涌现,显示出民族作家们在新世纪仍将目光和笔力集中于本民族广大儿童居住的乡村牧野,把这些村野作为民族儿童生存和民族现实进步的一个缩影,由此写出南北方不同少数民族儿童的心理特质,写出各种各样独具个性的不同少数民族儿童人物形象,并将不同民族地区中几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感逼真生动地展露出来,从而反映出时代进程中少数民族儿童成长的精神遭际与实际困境,也反映出一种时期、一段历史。

而从作品中涵浸出的,又正是民族作家们不动声色却精湛独到地刻画民族儿童精神面貌、文化心理的敏锐和细腻,是他们不作渲染却俏皮幽默地勾勒民族儿童所处社会、周边人际的机智和婉约。他们以儿童视角看待生活,以真诚情感触摸人事,又以历史眼光判断现实,以天真心灵抒写感受,更以各自的独特的民族民间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广大的少数民族村野的现代化转型,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一转型波及中华大地,各民族儿童的成长自然就涉及社会的深层变革和变动。民族儿童长篇小说看似只写了不同民族儿童在成长、成长中的平常、琐细的生活故事,却蕴藏着民族文化的底蕴和时代精神的特征,而且由此塑造了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活生生的民族儿童人物形象。这不是一般意义中的讲民族儿童故事,而是一次有深度、有力度的精心的艺术构建。

### 二

置身全球化时代,民族作家们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表达,常常有意无意地被简化和归化成大家都习惯的样式。以致常常在众声喧哗中淹没了自己的、与大家不一样的声音。

这里的关键,还在民族作家在创作中用以发出自己声音的民族文学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中作家将历史场景和历史事件都归结到个人感受、个人书写的层面上,将书中布局和书中人物都置于个人感触、个人审美的表达上,然后予以细节饱满的立体化呈现。其间,生活细节的细巧与细腻,人物形象的丰满与丰厚,全都依仗着作家在语言方式上的革新与创新。

无论哪个民族的少年儿童,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仍各有各的脾性和气度。如壮族人少年的昵称、对事物的另称,以及对别人不知而当地人熟知的竹子、蜂子、鸭子等等的言说情状和表述情态的殊异、别异,如土家族人对传统歌舞的格外痴迷和一心推崇,如拉祜族人对祖先先宗开拓创业的顶礼膜拜,对山泉溪瀑惠众生的全心崇敬,从而写出拉祜族孩子自小就能郑重对待每一个泪

泪泉眼,每一条潺潺小溪,就能始终维护至尊的亲情感、至诚的友情的拙朴、质朴,都令人从中体会到民族情味、气韵,也极显民族心理差异的细小、微妙。所有这些,本来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民族作家们要以精湛的小说语言,表现出南北各族儿童坚毅、勤劳、孝顺父母、诚信待人的德性和脾性,展示出蓬勃的儿童文学民族性与乡土性、与现实性的相互衬托和交叉。

民族儿童文学语言所表露的意味情味、所表达的格调情调,又正是民族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思维、思想状态、学术、艺术修养的最直接、最具体的显现,正是民族作家充分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尽情表现自我的审美个性、审美趣味的最天然、最本真的呈现。运用于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的各民族语言,或质朴、精准,或奇异、利落,或耐心、蕴藉,或轻巧、幽默,或古朴、文雅,或跳跃、有趣,等等,都显示了本民族儿童生活的与众不同,显示了本民族儿童气质的独一无二。

### 三

显然,民族儿童文学的民族语言,并不只是在作品书写的层面上,而是民族作家创作意识、思维方式、审美习惯、艺术表达的综合呈现,是民族作家世界观、价值观、民族观、儿童观的生动体现,是民族儿童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复归到语言的艺术,又正是拓宽、拓展了民族儿童文学自身的艺术空间,推进、拓深了民族儿童文学自身的美学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是民族作家生命记忆和童年体验的审美表达。其间必然有着民族抒情传统、诗性文化的素质,有着当下儿童情趣、天真心声的质感。民族文学语言的古朴、质朴因儿童的蓬勃生气而重新鲜活并完美展现,新的儿童文学语言因浸透了民族悠久的历史、悠远的文化而更显优雅并恬美,从而使特定民族儿童文学的诗意美因民族儿童情愫的稚拙美而独具一种无比的清纯的美感。

从一定意义上说,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既不可失却民族文化寓意和本土地域色彩,又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元素细密地缝合于文本内里。其间自然有着民族道德传统、宗教文化的因素,但也有着西方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各式先锋潮流的冲击。民族文学语言的奇诡、奇丽因全球化气势的咄咄逼人而更显得意义卓著,新的儿童文学语言因渗透了先进文化意识而更觉得意味深长,这就使民族儿童文学的哲理美因时代的迅猛发展而别有一种无限的深邃美。

从特殊意义上看,民族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充分挖掘民族母语的特色和韵味,让民族文学语言传统独有的直觉象性、表里穿透性,以及运用中的高度灵活性、内在丰富性完全展露出来,使作品语言以一种极具民族神韵的原生态的形式呈现出来,有一种流畅而蕴藉、夸张而真实,亦神秘亦平凡、亦文雅亦通俗的叙事效果,使民族儿童文学的本真美因民族性的格外强调而更显一种无尽的韵味美。

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中对民族文学语言的用心提炼、细心探索,既更新了新世纪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叙事风貌,更充分地表现出中华各民族新一代人对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现实的审美体验和美学情趣,它在民族儿童文学领域所呈现出的民族性、本土性、当代性、童稚性相糅合的奇妙状态,巧妙地显示出儿童文学民族性研究中深远的开拓意义和深刻的美学意义。

民族作家们对现代儿童生活的再深入、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再创造,对民族文学语言的再熔铸,都因为鲜明的民族本土化倾向而凸显出独特的审美视角和独特的美学视野。面对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中的种种第一次和首创,面对一些人数量少、文化发展相对后进的民族作家的种种突破和奋进。我们不应苛求,而是应当抱有更大的希望。这就如,树的种子已经播撒在民族大地上,一棵棵小树已经从山坡山脚长出来,小树就会长成树林,一只只幼畜已经在广袤的牧野草原生养繁殖,它们就会长大、壮实。



## 网络文学为什么越来越 技术化？

◎袁跃兴

2月1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网络文学抄袭泛滥,作家买写作软件组合小说报道,近年来,网络小说被指涉嫌抄袭的情况屡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电视剧《花千骨》原著被指涉嫌抄袭4部网络小说,著名作家金庸也将作家江南告上法庭,认为江南早期网络小说大量使用乔峰、令狐冲等人物涉嫌侵权。闹得沸沸扬扬的,还要数年度热播剧《锦绣未央》,该剧被认为与200多部小说的内容高度重合,一些看不下去的编剧众筹10万诉讼费将其原著作者告上法庭。为什么网络小说已成为抄袭的极重灾区?

一是,随着近年来IP概念日盛,一个文学作品能复合衍生出影视剧、游戏等种种商品,牵扯到越来越多的利益,以致引发各方利益的追逐,利用抄袭便成了迅速获取这种利益的一种常见手段。

二是,当下一些当红网络小说种类套路结构基本固定,比如种田文、重生文等形式,极易模仿抄袭,大量雷同的类型小说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当这种文学已经形成一种体系,可用的环节、元素、情节套路都已经基本固定。男生可能是修仙、种田、成为霸王,女生就是宫斗、遇见霸道总裁,怎么成为宠妃。拿修仙来说,就是主人公要得到天下神力,需要不断进阶修炼,遇到不同的妖怪。很多人在看的时候已经有心里期待了。

三是,网文编辑们热衷于选择上架热销网文的同款,而且网上阅读的大量粉丝基础会保证运营的盈利,例如,《斗破苍穹》点击超过30亿,很多人写书的时候会以这个世界框架取个名字发展,包括人物性格都会有相似点。编辑在收书的时候也会倾向要这种书,因为有固定读者群,有需求,这自然也助长了网文写作的复制和雷同。

四是,质量胜不过新数量,不求质量只求数量,网文写作,一天三五千字的更新只是基础,有的网络作家甚至可以日更上万。为保持活跃度,部分写手便会东拼西凑。网文还有一个模式就是打擦边球。这就需要读者给买账、投票票、把名次分数往上顶。而读者就是要你多更,导致网文需要日更多,你更新的越多读者越喜欢。



### ◎聚焦文学艺术界

###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 ◎追踪

### 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思考

###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 创作 走心 作品 要找到那把时代的钥匙

◎楚卿

春节前,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唱出一曲《春节自救指南》,歌里有唱有说,有方言有Rap,活泼的表演和俏皮的歌词令现场观众和不少在网上观看演出的网友忍俊不禁。歌词中家长劝孩子找对象、家庭之间互相攀比等情节,涉及了春节期间人们聚会遇到的尴尬,有人表示不满,词没劲,都是老梗,不走心,编排有点乱,旋律也和以前有点重复,不如张士超好听。网友的认同和挑剔各有何道理?

这恐怕得从大家频频提及的张士超说起。2016年初,一曲《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令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火了起来,严肃的形式和诙谐的内容令网友盛赞作品为神曲,还有学者寻味找钥匙的诗意,把它与上世纪80年代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相对比,提出每一代人都有他们在找的钥匙。粉丝多了,创作也多了,《捕获野生熊孩子》《感觉身体被掏空》等一系列围绕年轻人生活工作相关热门话题创作的作品相继问世,合唱形式、滑稽内容、流行元素等作为标配,获得了不少点赞。然而,这也是一年来人们对迅速审美疲劳的原因。

合唱团的主创曾透露,张士超是自己身边一位友人。可以想见,张士超的创作和演唱投入了真情实感,这种真情实感在应景之作、命题之作中难以找到,就以《春节自救指南》为例,歌词中频繁出现的是微博段子、流行语、心灵鸡汤、提及雾霾、广场舞,令听者一笑,但无关主旨,名为指南,却戏谑地演绎各种尴尬场面,终归一句大道理,自救不仅靠智慧,还需要爱常相随,并无说服力。这就是网友说的没劲老梗不走心。而乱重复,则来自同一模式以不变应万变地过度使用。

人们对作品的不同反应更值得深思。听《春节自救指南》就感受到春节气氛,表明一部分人的视野已经为自媒体塑造的春节所遮蔽,很难意识到作品所述仅是值得关注之春节一隅。而对作品不满的群体真正想表达的可能是,他们内心关于春节的感受没有被挖掘和触及。我们似乎遇到了一个悖论,创作者在明确创作对象时,作品一经传播,立即受到欢迎,有了固定接受群体,为他们创作,作品反而不那么为他们所需要。

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理解他们创作,其中隐含的判断标准是表达是否真实。每逢节日、特定时间节点或热门话题、热点事件发生,网络歌手、段子手、视频配音团队等都会进行命题创作,大多是取之于微博,用之于微博,在网络空间捡拾素材进行拼

凑,表达的涉及是群体性的,这些众口一词,淹没和取代了个体的声音,但由于它的个性化包装,让人们误以为它是独特的表达。一些专业创作者也多少受了影响,为他们创作,就要从微博段子中采撷相关词汇、话语,以示亲和、接地气,好像已经成为一种想当然,却忽略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从前的乡村劳作生活反而让她觉得踏实。一些恶营销者则以利益为中心,炮制奇闻异事,比如去年春节出现的江西年夜饭、东北农村妇女等虚假热点,让春节、返乡、城乡情结等话题沦为八卦调侃的谈资,不能将人们引入更深层次的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春节自救指南》也许能给有志于此的创作者带来一些启发,真正的创作者,为有表达需求的群体创作,不应该简单模仿他们的声音和语气,而应该去探知他们内心确实存在,但因自身局限没有发现或未能表达的感受,为他们的情绪找到释放的出口。为一个群体创作,就要真正关心、理解他们的苦乐,这和只注重描摹摹写、呈现奇观的消费式创作截然不同,这种关心、理解要从自身出发,是一个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探索自己,才能更加明白他人,因为最广泛的他人,正存在于自己之中。创作者只有深扎到现实生活、真人真事身边,而不是深扎到微博段子里,才能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钥匙。



一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